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八十八回 醫怪病青面消磨 受奇榮白衣發達

東宮垂淚拱立說道：「寡人止一幼子，忽生赤游丹毒，因恐襲瀆先生，故但命太醫治之；此刻腹脹氣喘，竟垂危矣！寡人艱於得子，故聖父、聖母，俱鍾愛此子非常；聖躬初癒，倘聞凶信，必致反覆！寡人此時心膽俱裂，正妃欲屈先生一視，不知可否？」素臣道：「丹毒入腹，法在不治；但寧治而不效，毋棄而不治，臣願急請一視。」東宮大喜，忙陪素臣進去。見一未滿週歲的王子，仰臥竹簾之上，毒已入腹，肚皮發脹，氣喘目定，命在頃刻。東宮見此光景，知已無用，淚如泉湧。素臣用指推臍，見臍尚未硬；因道：「快取三錢川連，七個核桃，煎濃灌服；另煎甘草湯，於丹上洗拭；一面速覓陳胞衣水來。」東宮令宮監、宮女依言速辦。留素臣同坐於側，監看灌治之事。須臾，藥已煎好，依法灌洗。誰想藥超入口，不能下嚥，盤出口角，掛下頸邊。東宮不覺出聲哭泣。張娘娘在屏內，也不禁嗚嗚而泣。素臣命宮女將王子頭略側轉，流去口內之藥，再超熱藥入口；丹上不住的洗拭。如此三次，已咽藥一口入喉。東宮驚異。宮女即忙超藥，素臣止住，看著入喉之藥，已進胃脘，復令超藥入口。如此一匙一匙的，灌有頓飯時，王子忽然哭出一聲，眼睛轉動，喘息稍舒。素臣大喜道：「殿下恭喜，王子可生矣！」一面令宮女暫停灌藥，恐致嘔吐。殺宮及正妃，奉素臣如神明，聞可生之言，都不覺破涕為笑。懷恩說有胞水，素臣忙令宮女撤去甘草湯，將胞水拭上，復灌藥數次，約盡八分，胞水拂拭，至五十度。看那王子，腹脹已消，氣息調勻，面色紅活，與前大異。素臣令停了藥，俟其欲乳，以乳與飲，但不可多與。丹上則仍用胞水，緩緩拭之。說畢，辭出。東宮亦隨素臣而出，深揖致謝道：「方才喘息之狀，命已臨危；若非先生，無論寡人有喪明之戚，只這凶信一入宮去，豈不驚壞了聖父、聖母？皇上久病乍痊，更難當此逆境！先生之功，寧有涯哉！」素臣頓首謙讓。洪文知王子更生，亦頓首稱賀。東宮喜極，命重設酒果，為通宵之宴，令懷恩取過文房四寶，問素臣母兄妻妾姓名履歷生年月日，一一寫出。寫到三妾來歷，東宮道：「豈止坐懷不亂，更勝柳下之和矣！先生與東方旭亦有親誼，此人亦佳士也！」寫到新生四子，東宮舉手加額道：「先生止一妻三妾，而一句之中，連舉丈夫子者四，此曠世麟祥也！先生神於岐、黃，必有種子奇方，不識可賜教否？」素臣道：「臣雖略識醫理，無病從不敢服藥，即平常小恙，亦止避風寒，節飲食，省勤勞，待其正氣自充以祛之，而不敢驟服藥餌。舉此四子者，乃會逢其適耳。臣聞寡慾多男，故於妻妾間，按其經期，每月止同房一次，此外實無種子之方也。」東宮連連點首道：「此即種子奇方，寡人當書之於心！」須臾，天明，宮女出報：「王子連日乳不下嚥，呻吟啼哭；方才已食乳安睡矣。」東宮大喜，命內監取大杯斟滿，親手立奉三爵，復請入視。素臣略看一眼，即道：「今日仍用前藥煎濃，但只須服十分之二；丹上仍以胞水洗拭，以紅色退至九分為度。大約明日即可痊癒矣。」

東宮執手囁嚅道：「先生既治痊聖父之病，復救活此兒之命，寡人父子，俱受先生大恩，將何以為報也！古人云：既得隴，復望蜀。寡人今日真有無厭之求，因側妃真氏得一怪病，太醫屢藥不效，其怪愈甚，不敢褻越先生，故連日未曾啟齒。今見先生手到病除，此妃兼與先生有戚，平日敬先生如神明，正妃又為代求，不識可屈先生一診否？素臣惶恐道：「殿下之命，臣何敢不承？敢勞如此鄭重！但說娘娘與臣有戚，臣實未知。」東宮道：「不特與先生有戚，並曾見過先生。」素臣益加驚愕。東宮道：「側妃乃靳直所進，寡人本忌而遠之；後因正妃屢薦其賢，始行召幸。後察其忠誠，嘉其敏慧，遂歷晉至側妃。彼曾與貴妾劉氏，結為姐妹，情勝同胞。後經劉氏奏出，曾許先生為妾，寡人於所藏名臣頭子中，檢出先生面像，令劉氏認識。側妃當即奏稱，於靳宅後門遇見先生，必為尋訪劉氏之故；故云與先生有戚，且識先生。」素臣方知那年在靳監後門，見一垂髫女子，有大貴之相者，即現在側妃驚音；把一肚疑心，方始消釋。因至驚音宮中。素臣診脈後，問道：「殿下所云怪病，莫非側妃娘娘身之左右，有一青面凶形，一白面善形之鬼，凶形者長大可畏，善形者瘦小可憐乎？」東宮咋舌驚道：「先生之神，乃至於此乎！請問是何邪祟，可驅除否？」素臣道：「身左青面之形，乃肝之神，身右白面之形，乃肺之神；此因病嗽傷肺，太醫誤用瀉白散，肺氣益虛，肝木無制，下克脾土，故病微咳，不能飲食，而肝肺兩神見形。肝色青，無制故凶，而長大可畏；肺色白，氣衰故善，而瘦小可憐。非邪祟也，何用驅除？只消補肺實脾，肺補則自能制木，脾實則不受木克，兼可生金。青面之形凶者漸善，長大者漸瘦；白面之形善者漸凶，瘦小者漸長大。兩形將至相等，即俱不見，病亦痊癒，可勿藥矣！」東宮大喜道：「側妃自得此病，即羞恚欲死；寡人亦深自怨艾，德不足以勝邪。今得先生明之，不特為側妃愈病，兼且為之表心；寡人亦且少免漸責，何快如之？」素臣開出兩方，一補肺，一實脾，先用兩劑煎飲，次即以作丸料。東宮看過，立命內監炮製，忙忙的過宮問安去了。懷恩奏過東宮，回聽素臣講解。適素臣把戴劉二人人品學問，述與長卿知道，囑其汲引，因遂述及所制樂府，並自己訂正之事。長卿、懷恩聽到王允、蔡邕、唐、宋兩太宗，及陳壽《三國志》，俱贊不絕口道：「眼高千古如此，方是讀破萬卷書！某等皆盲人捫燭耳！」

是日，東宮回宮，除寢食過宮外，每日與長卿、懷恩聽素臣談天說地，論古商今。素臣來後，三人各自札記出來，以三本參考，定出一本；東宮親筆謄寫，題為古今獨解，緘置巾笥，時出諷誦，以為枕中之秘。倏忽之間，已是十二日，金相七日之限已滿，先來奏謝，請素臣出宮，於十三日走馬上任。東宮留住，大排筵宴，定素臣南面，專席，金相、長卿東面，合席，自己西面，專席。嚇得素臣俯伏在地，滿身流汗，連稱死罪。長卿、金相亦跪地力辭。東宮道：「古有師臣，何況儲貳？禮雲：『將君我而與我齒讓。』是凡長於寡人者，皆可讓以明禮；況先生齒德俱尊，本當居三老、五更之列者乎？此時匆匆，寡人尚未獲執贄；異日擁經求教，方將隆師傅之儀，執弟子之禮，區區南面之席，豈足以重先生哉！皇上沉痾，賴先生而起，寡人方欲頓首銘恩，寧但尊以南面？寡人止此一子，先生既生死而肉骨之；側妃怪病，復得神方，今亦全愈，功莫大焉！先生前次為國除凶，此行亦為國弭患；身未膺朝廷一命之榮，而缺老母定省之節，棄妻妾家室之歡，乾鋒鏑，披帶霜露，涉險蹈危，屢瀕於死，以靖國難；寡人何心，不以父師視之，拜稽尊之！古人擁筵迎門，長跪請教，常見史冊，彼張祿郭隗輩猶得偃然受之，況先生耶？」說罷，垂淚下跪。素臣匍匐至前，用兩手抱住東宮兩足，徐徐舉起。痛哭而言道：「臣之於君，如子之於父，即有奔走之勞，莫酬生成之德！古之師臣，亦止坐而論道，未嘗尊以南面也。入學齒讓，憲老乞言，皆非常曠典，風示天下，非臣一人所得獨蒙！至擁筵而迎，長跪而請，則又周末處士橫議之日，冠履倒置之時，非聖世之所宜有也！在昔子陵加足，尚垂天象；況敢屈殿下之膝，易南面之常乎？若不獲辭，臣當碎首庭除，以全君臣之義，弗克終事殿下矣！」長卿、金相亦垂泣叩首，激切諫止。東宮無奈，只得親扶素臣同起，令兩內監掖住素臣，命懷恩代叩三首；將南面一席，撤轉向西，離下數尺，順列金相、長卿之席，東宮席移向東，略上素臣半席。素臣苦辭不獲，只得與金相等叩首告罪。

正待入席，內監抬出一長盤禮物，內兩方白玉圖章，一刻欽賜翰林，一刻宮坊諭德，東宮親手捧交素臣道：「皇上欲以太醫院使，酬先生之功；寡人極陳先生有內聖外王之學，不宜處以雜流，故對品改賜此職。又奏明先生欲遍歷天下，熟悉民情土俗，及一切利弊，然後赴京就職，大展經綸；故令宮匠刻此二章，以代印信。」素臣力辭，不敢以醫術進身，亦不敢當此非分之榮。東宮道：「皇上因寡人極陳先生學術，故賜此職，非以醫進也。古人由耕夫、漁父，而即致卿相，況五品宮坊乎？」金相、長卿俱勸道：「長者賜尚不敢辭，況君命乎？」素臣只得嵩呼拜受。東宮遞過圖章，指著黃金彩緞道：「這黃金三百兩，彩緞百端，也是皇上所賜。」又指火浣布一匹、程鄉繭一匹道：「此聖母所賜。」素臣復行叩謝。東宮命懷恩扶起，道：「此外微物，出自本宮，俱不敢當先生謝矣！」因復取一匹火浣布、一件珍珠衫道：「此寡人及正妃送與太夫人者：汗衫以消暑，火浣以禦寒；寒暑不侵，壽考維祺，聊以表頌禱之誠也！」素臣慌忙俯伏道：「賜及臣母，敢不叩首！」叩謝起來，東宮命懷恩掖住道：「此後再不敢勞謝了！」因指一匹火浣布、兩顆大珠道：「此正妃之物，因太夫人與先生俱有火布，而正妻尚無服，不相稱，故復贈此。王子為正妃掌中之珠，感先生大德保全，故以明珠相報。」復指一件珍珠汗衫、一架伽楠香道：「此側妃之物，因先生暑月在途，恐侵暑觸穢；故以二物相贈。」復取出一方手帕、一幅錦箋道：「寡人感德，至深極厚；一切珍玩之物，不足酬勞，只此二事，聊以表意，

惟先生諒之！」

素臣接着，帕上繡著一輪曉日，與璇姑的《春風曉日圖》無二，不勝駭異。東宮道：「此圖之樣，出自貴妾；奸人持原帕相賺，側妃愛其清麗絕塵，描寫下來，自制一帕。寡人見其取意甚佳，覆命繡此，欲以作佩。今轉贈先生，願先生佩之，如旭日一升，諸邪皆滅，陽和普被，萬匯昌明也！」復展開錦箋，卻是題贈的一首七言律句，詩曰：大德臨行報一毫，紗冠寶帶雁翎刀；威宣北地乾坤轉，功蓋南天泰華高；海上神鷹方作勢，穴中社鼠豈能逃！太平無事歸來日，弟與先生換紫袍。東宮令懷恩讀完，左右捧上紗帽、絳袍、金帶，替素臣穿換，又遞上一口寶刀，東宮親手係於素臣腰下，道：「此刀乃內府鎮庫之寶，剿除叛逆，可助先生一臂之力也！」素臣幾次要拜謝，俱被懷恩掖住。至此，乘著穿換之便，慌忙跪下，感泣叩謝道：「臣受殿下隆禮深恩，曠古未有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！但殿下詩內一弟字，臣死不敢當！」東宮正色道：「先生歸來，寡人實欲執弟子之禮；此字斷不可去！先生自問比桓榮何如？願先生勿復辭！」素臣無奈，再行叩謝。內監又抬過一盤，東宮搖首示意，拱三人入座，令優童演《滿床笏》記。東宮一面勸酒，一面說道：「此戲無時無地無人不演，然未有切於今日者也！又先生經文緯武，豐功偉績，如郭汾陽，而理學湛深，技術兼精過之；洪卿文章風雅，豐資朗潤，如李青蓮，而有實學，無酒失過之；皇甫卿前除逆黨，今按九邊，如龔敬，而金枝在御，琴瑟不乖過之；汾陽八子七婿，世所豔稱，文先生年未三十，已舉五子，且一旬而得四寧馨，尤為曠見；將來繞膝之祥，但有過之無不及也！二卿以為何如？」金相、長卿答道：「殿下所論，臣等實不敢當！至於文白，其才其德，實逾汾陽，將來致福，亦必勝之，不虛殿下所期許也！」素臣俯首愧謝。演至《郊遇》一出，東宮道：「文先生與洪卿之傾蓋如故者，當亦爾爾。」演至《抓周》一出，東宮道：「此必名龍者，若為麟、鳳、鵬、鼇添作一出四子同慶週期，尤足羨也！」演至《醉罵》一出，東宮道：「洪卿有此氣魄，無此潦倒！」演至《醉報》一出，東宮笑道：「洪卿斷不至是！」演至《跪門》一出，東宮笑謂金相：「頗聞卿妻之賢，自無屈膝之事；但於金枝之來，亦少有不平否？」素臣因把餘夫人之賢，及領妾拜謝之事奏知。東宮大喜道：「古來名臣，得內助之力者多，前言戲之耳！」

因取金杯二隻，彩緞十端，賜餘夫人，以旌其賢。金相忙出席叩謝。演至《卸甲》一出，東宮道：「文先生異日功成受賞，寡人當奏知皇上，親為卸甲，不煩二卿也！」演至《笏圓》一出，東宮道：「二卿志之，文先生他日壽考多男，必逾於此！其有所譽者，必有其試，寡人竊附於孔子之義矣！」

正本演完，三臣辭謝。東宮起執素臣之手，諄囑道：「此行願先生萬分保重，為國自愛！」說畢，淚下不止。素臣感激，淚如泉湧。

金相、長卿亦俱垂淚。東宮送出殿階，拭淚注望。素臣心痛，勉強疾趨而出。懷恩奉旨，長卿奏聞，俱送至金相寓中。懷恩將金杯彩緞，宣旨交進，餘夫人拜受訖。復將所賜素臣之物，一一交清。小內監捧過一匣，內洋筆十枝，宣紙百幅，玉規一圓，金矩一曲，懷恩道：「此側妃娘娘送與劉夫人測量之用。」又一小內監捧過兩匣，一匣是五頂紫冠，五個繡裹肚，懷恩道：「這頂大的通身大條金龍蟠成，是大公子的；這頂是麟，這頂是鳳，這頂是鵬，這頂是鼇，也都按著四位公子乳名打造的；這一個飛龍裹肚，一個翔麟裹肚，是正妃娘娘親手繡出頭角，才叫宮女足成；這三個鳳、鵬、鼇的裹肚，是側妃娘娘親自一手繡成，分賜與五位公子的；這一匣金銀豆兒，賜與合府婢僕頑意兒的。本要一齊面賜，因老先生謝得煩了，故命懷恩轉送，並吩咐著不必謝恩；老先生可收拾進去。」素臣仍欲叩謝，被懷恩宣旨阻住。復向袖中取出五對金鈴、五雙繡鞋道：「這是窮太監的敬意，送與五位公子的；將來一榜中了進士，到金殿上廝見，懷恩臉上也遮著些羞。」素臣致謝。復笑問：「老太監並無內眷，怎這鞋繡得如此鮮麗？」懷恩道：「宮中都有宮女對食，這是懷恩對食親手做的，因時日侷促，趕慌了，做的不好，博老夫人們一笑罷了！」金相設席款留，懷恩急欲復旨，辭謝而去。金相吩咐，將各賜物送進，叫太太們裝做兩箱，以便寄回，且令一見什面，並將任信請至，更衣暢飲。交了二更，長卿別去。素臣隨了丈人，鬆紋押了賜物，同至任公寓所。任夫人看著許多禮物，問明各人所賜，嘖嘖歎羨，叫晚香來看過，說道：「你看皇家富貴，真是不同；若無賢婿福分，焉能承受？」因看到玉圖書「欽賜翰林」四字，急問：「賢婿莫非已得了官職嗎？」任公拈轉那一方圖書道：「賢婿已受官諭之職，是一位開坊的老先生哩！」任夫人大喜道：「諭德乃入閣之基，他日一經馭下，即為太平宰相矣！」素臣謝不敢當。任夫人見兩人俱有酒意，且已夜深，因命家人，明日五更趕辦酒席，替老爺賀喜，今日但取瓜藕冰茶出來解渴。素臣檢出兩方圖章，一幅錦箋，一幅綾帕，一件汗衫，隨身穿帶，又取黃金百兩，明珠兩顆備用，以黃金百兩，贈任公作路費，任公欲辭，見夫人領謝，就極口道謝。素臣就著書房中紙筆，將除凶、贈妾、醫病、受職、領賞各由，並現同金相巡邊，將由陝入川等事，備細修下一書，交與任公。已打三更，方才就臥。任夫與晚香兩人，逐件把玩，不忍釋手，直到四更方睡。次日平明，素臣冠帶，拜見岳翁、岳母。任公夫婦，回想在豐城縣傳聞凶信時，喜到盡情，不可言說。素臣用完早飯，即辭別，至長卿寓中，金相亦來辭行，長卿留飲，兼欲遠送。素臣恐招耳目，領酒辭送。席散，金相同素臣回寓，即發限行六百里焦羽公文，令遼東各營衛官員遵照，下馬之日，即先看兵，兵馬要強壯，武藝要嫻熟，軍器要犀利，隊伍要整齊，盔甲旗幟要鮮明；如兵馬缺額，盔甲軍器不全，輕則捆打題參，重則軍法從事。發文後，即晝夜趕行。素臣仍作軍官裝束，把東宮所賜寶刀，與自己寶刀要雙佩在腰。拔出看時，兩刀竟是一對，其長短闊狹，厚薄形色，固絲毫無異；細辨那精液鋒芒，亦不差銖黍；再看到刀柄、刀鞘，更有雌雄嵌嵌，一經插湊，天然合縫，喜得素臣滿心奇癢。暗忖：兩刀皆鎮庫之刀，為斬直私竊其一；至今始合耳！這一日，打尖住宿，不住把玩，嘖嘖贊歎，不忍釋手。正是：

嬌娥惜紅粉，烈士愛寶刀；何況犀兕，全憑此伯勞！得寶即喪寶，勿謂斯人饜；明珠與火布，視之如毫毛。

次日起身，只聽鬆紋與馬夫爭鬧，素臣叫進根問。鬆紋道：「昨日今日，同是這一個小被套，前站馬夫肯走，這馬夫不肯。」馬夫道：「這被套不打緊，小爺有兩個銅錘，壓在馬背上，要抵一二千兩銀子重，馬力如何受得起？昨日是小站，馬已壓傷；今日是大站，這馬還有命嗎？」素臣令加裝鋪蓋，將錘換上駱駝，馬夫歡喜叩謝。

到下店時，素臣令鬆紋舞錘。鬆紋勉強舞了幾錘，已是氣喘。素臣連忙喝住道：「也算虧你的了！若是輪動不轉，便該責你幾下！」且道鬆紋小小年紀，如何舞得動這八十斤重的銅錘？因玉麟在家，也如素臣一般，令婢僕們打熬氣力，學習武藝。鬆紋姊弟二人，又有其父指授，故俱有些小本領。後事素臣，又傳與托、壓、推、鉤、揪、捺、鞭、勒八字手訣，並提神、運氣、舒筋、煉膜之法；鬆紋因與錦囊頑耍，屢屢吃虧，愈加用心熬煉，故臂力較前更長。素臣家中諸婢僕，皆有過人之力量，職此故也。

至二十日，已到遼東，總兵官顧名領著各營參游都守，都指揮權禹領著十三衛指揮使，同僉撫俱來迎接。金相吩咐，次日清晨看操。二十一日黎明，金相上台，各員參見過，呈上冊籍，先點營兵，自西過東，各按隊伍，齊齊擺立，卻不開操，即點衛兵。登時把各衛官弁，都嚇得面如土色。緣衛帥權禹恃著斬直之勢，平日慣吃空糧，兵原不足；加以與尹雄作對，常常廝殺，把各衛精壯的軍士，弄得非死即傷，十停中只剩五七停。薊、遼總督、徐斬直乾兒，庇護著他。每年派一次御史巡邊，又都是斬直門下，受其重賄，為之彌縫，以致缺額未補。此次應派巡邊各御史的職名上去，東宮屬意金相，壓住了，沒有放人。權禹已抄有姓名，見俱係斬家黨羽，甚是放心。誰料忽然差出金相，現在東省剪除大惡，不畏權勢，不通關節之人，來更神速，猝不及備，心裡老大著忙。還靠著營裡兵多，操過下來，即可頂替，一面招募市井無賴，一面囑托營員，臨期彌補。誰知金相卻但點名，不令開操，就如青天中忽下一個霹靂。想了一會，只得硬著頭皮，上前跪稟道：「歷來巡邊大人看操，都是先營後衛，看過營操，才點衛兵；故衛兵之到，每在營兵之後。求大老爺先閱營操，末將一面飛催，不敢遲誤！」金相作色道：「本都院奉旨代巡，與京師大閱一體，後到者即皇親國戚，皆得按以軍法，何況區區兵卒，敢於臨點不到？貴指揮統馭無術，罪不小矣！姑著立時傳到，如再遲延，定按軍法！」權禹渾身汗下，磕了一個頭，退將下去。吩咐兩員鎮撫下壇，如此如此。鎮撫如飛而去。還指望金相先閱營操，那知金相正色端坐，專等衛兵聽點。等了一會，各指揮目視權禹，顏色慘變。權禹情知無益，只得領著十三衛指揮，除去頭盔，伏地叩首，金相大駭問故。權禹道：「末將有一段愚忱，求大老爺詳察！離此地不及三百里，有一盤山，為大盜尹雄所據，劫奪商旅，殺戮居

民，肆行無忌。末將為除盜安民起見，領兵去剿，不幸反為所敗，以致兵馬缺額，卻並未侵蝕名糧入己！」金相回顧顧名道：「地方如果有此大盜，劫殺商民，貴鎮何故坐視，不奏請剿除？庇盜殃民，當得何罪？」顧名忙也除盜叩首，稟道：「天津人尹雄，因避景府長史吳鳳元之難，路經盤山，為草賊宋基所截，尹雄殺了宋基，暫據舊巢，屢求安撫。因權禹主戰，故未請旨招安。從前宋基時有劫擄，正待奏聞，即為尹雄所殺，其實尹雄並未劫奪商旅，殺戮居民。求大老爺詳察！」金相復問權禹：「你領兵去剿，請過旨沒有？戰敗所損兵馬軍裝，奏報過沒有？從實說來。」權禹連連磕頭道：「這是末將該死，沒有上聞的！」金相復問十三指揮：「你們不奉詔旨，輒敢聽從權禹撥調兵馬，喪師失律，當得何罪？快把傷死過的兵馬，亡失過的軍資，各數從實供來，片字如虛，立時處斬！」十三指揮哭稟道：「未弁們俱不敢聽從調撥，是權禹領本衛兵馬去剿，戰敗之後，抽撥去補伍的。權禹屢次戰敗，於敗後屢次調撥，俱有文書。各衛三二百名不等，大約有三千餘名。馬匹軍器，都有冊籍可驗的。」

金相大怒，拍案喝道：「權禹不奏上行，擅動兵馬，一大罪也；輕舉挫威，喪師辱國，二大罪也；諱敗不報，缺額侵糧，三大罪也！遼東本衛，不過三千額兵，而調撥各衛補額之兵，反過於額；同城鎮將，既徇情不行題參；各衛指揮，復畏威不敢揭報；朝廷紀綱盡矣！本部院何敢不宣佈皇靈，一為整頓乎？」喝令總兵官及十三指揮起來，靜候題參。將權禹捆綁，請過聖旨，發下上方劍，吩咐斬訖報來。總兵及各指揮，魂魄俱喪，叩首起立。劊子手把權禹押下台去，正待開刀。只見一匹馬潑風也似的跑進營門，口中大喊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正是：

指揮魂作白蝴蝶，鎮撫血流紅杜鵑。

總評：

每月同房一次，即此是種子奇方。此外更無他方也！欲種子者，亦當如東宮書之於心。素臣於進斬監後門遇鸞音，至此始應，一肚疑心方始消釋。素臣之神鑒遠慮，迸露滿紙。如夜明之珠，其光奕然。

不醫病則已，一醫病亦必牽連而來，且青面白面，疑神疑鬼，非平常病情之比，如此方是奇書！

青面白面，奇之至矣，而療治之方不過補肺實脾，毫無奇藥。以平藥治奇病，方是良醫；以平筆寫奇情，方是妙文。

札記素臣論述，為後文經史要義及宣成大家宮闈講義伏脈。黃河之源始於濫觴，讀此書益信！

訪德者，諭太子以德也，以此為素臣初官最合。此外無論院使，即翰詹科道，皆無足褻越素臣者矣。

賜春風曉日圖，亦為後文賜圖伏脈。有前筆必有後筆，有後筆故有前筆，連屬迴環，盡泄古文之秘。

賜詩抄書可謂青出於藍，而以此埋根，伏後廢置緝拿之脈，尤為匠心經營。

《滿床笏》已三演矣，一置論，一不置論，此則復論而與前論無一句一字相同。前係各人各論，此係一人獨論，亦不相襲，此又特犯之一法也。

東宮雲：「文先生他日壽考多男，必逾於此」，又為後文伏脈。獅子戲球，渾身勃跳，盡數其解數，固不可得。汾陽實八子七婿，戲本皆誤作七子八婿，此固不然，豈國初或宮廷定本獨真邪？

銅錘壓馬，並令試舞，又為後文伏脈。